

儒林外史人物本事改略

程千帆題



何泽翰著



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

何 泽 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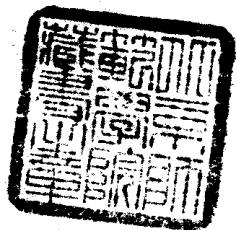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2321

上海古籍出版社

1032321



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

何泽翰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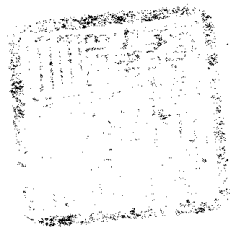
总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24,000

1985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8,000

统一书号: 10186·560 定价: 0.84 元



1552601

序

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何泽翰先生所著《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对《外史》的时代背景和人物本事等等方面，考证精确，材料丰富，是一部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很有贡献的书。我在一九八〇年作过一首题吴敬梓纪念馆的五律诗，中有一联云“文似旁观报，书登正史林”，这两句诗阐明了《儒林外史》的特点。英国爱迪生办的《旁观报》，素以文笔幽默诙谐著称，是一份著名的讽刺社会上种种弊端的报纸，发行量很大，也深受读者们的喜爱。有些人说，《儒林外史》写的是一些“野史”，我则不以为然，我认为他记载的都是些正正经经，实实在在的事情，都是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客观现象，记载是真实的。通过泽翰先生此书，更可以证实我的看法。现在何先生又增补了一些材料准备重新出版，特书此数语以代序言。

一九八三年十月

周谷城



前 言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为我国古典现实主义巨著之一，值得我们各方面去研究和学习。自从一九五四年全国文艺界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以后，发表了不少有关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的论文。大家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的创作方法是以真人为模特儿，以真事为题材的。因此很多人都注意着与这部小说及其作者有关的生活素材。

王瑶先生在《索隐和本事》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说：

譬如前面提到过的《儒林外史》和《孽海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度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我以为有些可靠的本事或索隐的记载，如果我们对作品中人物所影射的对象的历史遭遇等有较多的了解的话，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是有帮助的。……它至少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线索，帮助我们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和提炼题材的方法。（一九五六年廿一号《文艺报》）

根据上述的说法，可以证明替《儒林外史》蒐集一些人物本事和有关的历史素材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工作。我现在的这本小册子就是针对这一要求而编写的。

当然，这一工作，前人也提供了一些简单的线索和零星的资料。最早如清代的金和在所作《儒林外史跋》里面就指出了不少有关书中人物所影射的原型的姓名，他这篇文章中许多重要材料，至今为大家所征引，可说是有关《儒林外史》及其作者的重要文献了。全椒吴氏为金和的外家，关系比较直接，他所提供的线索当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不过，他的跋作于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距吴敬梓的逝世已逾百年之久，毕竟只粗知梗概，仅能指出原型的姓名而不能详其本事，甚至虽举其姓氏并不能知其名，如小说中所写的《余大先生》，确系影射金渠事，金渠与吴敬梓为表亲而兼僚婿（俗称连襟），金家与吴家同居全椒，世代通婚，吴家子孙，应能溯其本事；而金和在跋文里面却只说：“余大先生姓金。”又如小说中所写的季苇萧的形象，确系影射李啸村事，啸村系吴敬梓及其从堂兄吴槩的文字至交，而跋文中竟不能指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当日吴家子孙对于与这部小说有关的掌故已经不很熟悉了，因此金和的跋不能在人物本事方面有所阐述。其他还有少数讹误失真之处，如说“高青邱即戴名世诗案中事”，“荀玫姓荀”等，这些说法，均系臆测之词，错误显然。现在对金跋所提供的线索的可靠部分，尽可能地加以证实和阐明，对其疏漏失实之处亦有所增益和纠正。

二

如所周知，经过作家概括和典型化以后的艺术形象和原型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小说并非家谱和碑传，与历史上

的真人真事不会完全一样。我们应该把作者所摄取的生活素材当作艺术构思的胚胎来看待，藉以窥察创作过程的本身，亦即作者将生活素材转化为艺术作品的手法，进而认识作品的整个倾向性及其社会意义。因此本书虽然只是属于考证性质的，在作法上不外是从多方面的典籍中发掘出有关《儒林外史》的人物本事和吴敬梓的实际生活的素材加以钩稽和整理；但在材料的去取和释述之间却已贯串着如上述的目的和精神，与过去某些人用自然主义的观点对待现实主义作品去进行考证工作的那种错误的作法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文艺领域中的考证工作，并不是没有思想性的，必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指导之下去进行，才可能得出真正的合于科学的结论，这是很显然的道理。然而由于个人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限制，对于这一重大的任务缺乏自信心，因此本书除比较妥善地处理资料外，避免作主观的不必要的论断。目的只在为文艺理论家作参考之勤；同时也希望藉此引起青年读者们对我国这部宝贵的文学遗产——《儒林外史》的爱好和进一步的研讨。次之，由于个人闻见的孤陋和参考书的不足，本书在搜求资料上还不够全面，但小说中一些主要人物的本事都加以罗列了。通过这一部分的发掘工作，得到了一些收获，所谓“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对帮助读者了解《儒林外史》的形成过程这一目的，可以说初步达到了。

书中部分资料，是采自稀僻的文集和各种方志里面的，如有关是镜（权勿用）的丑恶事实，吴培源（虞博士）的为人，刘允恭（卢信侯）的入狱的前后情况，汪洽闻的

女儿(徽州烈妇)殉夫的时代背景,商盘(向知府)的名士作风,程廷祚(庄征君)的词科落选的内幕等等,都是大家所极希望知道其详细本事的,本书均着重加以阐述。至于《附录》所有各项资料,亦均系研究《儒林外史》及其作家所必需参考的文献,其中如吴敬梓三十生日的古诗三章,多年来埋没不彰,尤可宝贵;其余的,全书具在,不多重复。总之,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虽然付出了不少的劳动;但限于主观的力量,缺点和错误,势所难免,我诚恳地期待着读者们的批评和指教。

何 泽 翰

一九五七年八月

DL 52/09

目 录

序 周谷城	1
前言	1

第一编 重要人物考实

权勿用	1
马纯上	12
牛布衣	15
向 鼎	18
季苇萧 附荀玫	23
杜慎卿	30
迟衡山	37
高翰林	41
虞博士 附云晴川、康大人	42
庄征君 附徐基、太保公	51
卢信侯	61
沈琼枝 附某知县	68
平少保	72
庄濯江	75
汤镇台 附汤由、汤实、雷骥、乃兄	78

余大先生 附余二先生	85
王玉辉	96
凤四爹	101
荆 元	104

【附录】

来霞士 附韦四太爷	103
郭孝子	107
范 进	108
严贡生 附严监生	108
武 书	109
儒林外史重要人物与原型索隐对照表	110

第二编 有关作品取材来源研究资料

儒林外史取材来源蒐证及笺注	114
王冕传 朱彝尊	134

第三编 有关作者研究资料

吴敬梓的生活和创作源泉的重要资料(古诗三首详注)	136
吴敬梓著述考 何泽翰	149

【附录】

尚书私学序 吴敬梓	154
石簪诗集序 吴敬梓	156
文木先生传 程晋芳	157
吴敬梓 顾云	158

雪桥诗话一则 杨鍾羲	153
吴敬梓 朱绪曾	159
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 王义曾	160
怀人诗 程晋芳	162
寄吴文木先生 金兆燕	162
寄怀严东有(三首之一) 程晋芳	163
宿文木山房待涂长卿陶衡川不至 严长明	164
九言长古赠陈大希廉,即用留别并示吴大敏轩 金渠	164
哭吴敏轩 程晋芳	165
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棹于扬州城外登舟归 金陵 金兆燕	166
滇行日记一则 王昶	168
金孺人墓志铭 程廷祚	168
制义科琐记“神术” 李调元	169
(附)	
(一)胡适吴敬梓年谱纠误 何泽翰	170
(二)试论吴敬梓与博学鸿词科征辟的问题 何泽翰	173

第四编 儒林外史评语选录

清之讽刺小说 鲁迅	179
小说旧闻钞(摘录) 鲁迅	180
儒林外史跋(全文) 金和	180
【附录】	
金和传	183
惺园退士序	183

儒林外史评序 黄安谨	184
天目山樵识语(摘录) 张文虎	185
新世说一则 易宗夔	185
小说裁论 刘咸焯	186
再版后记	190

第一编 重要人物考实

权 勿 用

权勿用在《儒林外史》反面人物里面，是作者所创造出来的鲜明而突出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的塑造，象照妖镜一样，把当时的一些假名士的形形色色的丑态和大官僚子弟的昏庸无知的原形都暴露了出来。这一形象虽然是作者运用讽刺手法，从现实中概括和提炼出来的，但他还是凭借了一定的原型作为基础的。如金和的《儒林外史跋》就曾经指出说：“权勿用即为是镜。”后来人的很多笔记也都同意这一说法。现在为了说明作者怎样将观察得来的素材和他怎样抽出原型的某些特征提炼成形象体系的过程，特将有关是镜的资料详细介绍出来。

按是镜的为人，确是雍正、乾隆年代的一个大怪物，又生活在江苏，作者可能与他有一些接触，至少作者的朋友当中有很多熟悉是镜的为人的；因此为作者提供了部分现实性的题材。为了帮助研究《儒林外史》的人能够较明确地了解一些作者的创造方法和提炼的过程，我认为必须参考金和跋语中所提供的某些可靠的线索——也即是从鲁迅先生以来大家承认的一些说法，将作者所采用的基本原型确定。因为以真人真事为模特儿，加以艺术的铸炼，使之成为典型

的创作方法,不仅《儒林外史》全书是如此,并且在后来的小说创作方法上还起着很大的影响。现在为了发掘作者创作过程中的原有素材,特将是镜的有关资料加以罗列,必要时还摘录一些《儒林外史》的原文对照;目的只在便利一般的读者和帮助学习创作的人从这里看出小说人物和原型之间的转化过程;并非把小说和传记材料等同起来看待(以后每篇的方法都是如此)。

第十二回:

话说杨执中向两公子说:“三先生、四先生如此好士,似小弟的车载斗量,何足为重!我有一个朋友,姓权,名勿用,字潜斋,是萧山县人,住在山里。此人若招致而来,与二位先生一谈,才见出他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此乃是当时第一等人。”

第十一回:

这人真有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真乃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

以上所写权勿用的形象,俨然是个很不平凡的高人隐士,象诸葛孔明一流人物。现将张敬立作的《是仲明先生年谱》参证于下:

先生讳镜,原名铸,字仲明,号诚斋。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癸酉六月二十三日生。……二十五岁,师事澄江杨太素先生,教以静坐读书、专心为己之学,遂弃举业。……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丙寅,先生五十四岁。十二月,博陵尹学政会一,先致来书,有云:“顷在都门师相处,得闻大名,心焉志之。丹阳舟次,阅《答海宁书》(指宰相陈世倌),管窥通儒经济,知先生乃莘、渭之伊、吕,非箕、颍之巢、由也。沿途博访,未审南阳定所。

下车第二日，方悉江阴密迹名山，为之喜而不寐也！”除夕前二日，访先生于舜山，撤仪从至学所，强先生并坐，罄心论学，至庐中谒晚斋先生（是镜的父亲）墓，见通志桥下，班布大石，叹曰：“使伯淳为宰相，可使万物各得其所，惜不令吾先生作经纶宇宙手，而仅施之山林泉石间也！”

从这段文字看，里面所说的“伊、吕、巢、由”，“南阳定所”，“经纶宇宙手”等等特征，显然就是《儒林外史》所刻画的“真儒”、“王佐”的张本了。可见作者从是镜身上摄取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喜欢伪装高人、隐士作为做官的“终南捷径”的典型性格，因而根据从来用作形容隐士的《易经》上“潜龙勿用”的语意作为个性化的标识——取名权勿用，字潜斋，“权”字自然还隐寓着权变诈伪的意思（见后）。这样作法，还有一个好处，可以使当时的人无法从姓名上去猜测他所讽刺的真人，可以避免是非。

第十二回：

那胡子道：“是他么？可笑的紧！”向那少年道：“你不知道他的故事，我说与你听。他在山里住，祖代都是务农的人。到他父亲手里，挣起几个钱来，把他送在村学里读书。读到十七八岁，那乡里先生没良心，就作成他出来应考。落后他父亲死了，他是个不中用的货，又不会种田，又不会作生意，坐吃山崩，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县考的复试也不曾取。他从来肚里也莫有通过，借在个土地庙里训了几个蒙童。每年应考，混着过也罢了；不想他又倒运：那年遇着湖州新市镇上盐店里一个伙计，姓杨的杨老头子来讨账，住在庙里，呆头呆脑，口里说甚么天文地理，经纶匡济的混话。他听见就象神附着的发了疯，从此不应考了，要做个高人。……”

不多几日，换船来到萧山，招寻了半日，招到一个山凹里，几间坏草屋，门上贴着白，敲门进去。权勿用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向宦成道：“多谢你家老爷厚爱，但我热孝在身，不便出门。”

这里所写的不应考试，家居守孝，托名教书等等矫揉造作的行为，确是是镜所具有的特征，连当时号为性情通脱的袁枚也看不顺眼，特地写了一封信指责他说：

尹司空来金陵，道足下庐墓讲学，不应试。与海昌相公书，累数千言，以道自任。仆始闻而惊！继而惑，不敢不通书于足下。……今之人有庐墓者乎？有讲学者乎？有不应试者乎？人所不为，而足下为之，其得名也，宜然。人所不为，而足下为之，则是异乎人以得名也，恐争之者至矣！……足下庐墓，无乃愚乎？讲学不应试，无乃自恃乎？且三者之名，又不容兼收也。讲学必讲礼；礼不墓祭，而何庐为？不应试，必隐，隐而不与人接，而何讲学为？孔子一则曰：“从周。”再则曰：“从周。”既讲学矣，必遵时王之制，而何以不应试为？以子之名，考子之行，吾为子之危之也！虽然，庐墓近孝，可行；不应试，近高，亦可行，惟讲学近伪，且大妄，断不可行。……（《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五《与是仲明书》）

又《儒林外史》写的权勿用考了三十多年不能进学一节，也是是镜的特征之一。他的《年谱》后面说，“先生以布衣负重名。”后来总督高斌又保荐他说：“是镜江南布衣，究心经学；”（见《槐厅载笔》卷八）美其名曰“布衣”，实际上确是连一个秀才都骗不到手。袁枚所指责他的庐墓守孝等行为，无异是揭发他的欺世盗名的阴私，可以剥去他的伪装；但是镜偏偏另有方法，央求了一般昏庸可笑的官僚为他表

扬，如当时是镜的地方首长常州府知府黄永年就替他做了一篇《慕庐记》说：

武进是君仲明，抱道而耕于野。庐其先人之墓于舜山，始也毁甚。其弟子既即山起书屋为就学之地；复以君庐草茨不足蔽风雨，即书屋之余材为墓庐以居君。或曰：“冢庐礼欤？”曰：“是固难著之典要云尔。”……君庐于是；墓于是；偕弟子诸生，讲道群学于是，可为隐君子矣！……前年余访君山中，君气貌充然。前代儒者之有书，皆能遍观而识之。常慨然忧道之不振，思一见其学于世。示余所上海宁陈相国诸书，其议论峇峇如也！前学使尹侍郎，——为相国门人，暨相国，皆尝先后就访君；君名在公卿间。语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君嘱记，屡请未已也，余诺而未暇以为，盖逾岁而后得书之以归于君云。（《南庄类稿》卷七）

第十二回：

杨执中又写了一个字去催权勿用。权勿用见了这字，收拾搭船来湖州。……他一味横着膀子乱摇，恰好有个乡里人在城里卖完了柴出来，肩头上横掬着一根尖匾担，对面一头撞去，将他的个高孝帽子横挑在匾担尖上，乡里人低着头走，也不知道，掬着走了。他吃了一惊，摸摸头上，不见了孝帽子。望见在那人扁担上，他就把手乱招，口里喊道：“那是我的帽子！”……跑了一箭多路，一头撞到一顶轿子上，把那轿子里的官几乎撞了跌下来。那官大怒，问是甚么人，叫前面两个夜役一条链子锁起来。……内中走出一个人来，……向那官说道：“老爷，且请息怒。这个人是娄府请来的上客。虽然冲撞了老爷，若是处了他，恐娄府知道不好看相。”

同回：